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四一・集部・別集類

李中麓閒居集十二卷（卷六至卷十二）

〔明〕李開先撰

一

天一閣集三十二卷

〔明〕范欽撰

三九五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六

章年李開先著

傍粧臺小令序

閒居日長頗有餘力省緣灌園之外六經訓解義有未安者隨筆注之核研窮既久各成一家之言所嘗與談經者將走書乞正不事詞曲自在仕路已然矣偶有西郡歌童投謁戲擅南北科範指點色色過人因作傍粧臺小令一百付之歌焉起結句同而字異雜以常言援筆即成

序文六之一

七法不差十九韻皆盡每於簫鼓中按拍絃索上發聲中多悲忿之音激烈之辭似乎游心浮氣尚有存者語云者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予豈若是哉昔有食人之瓜者瓜主漫猜而大詬之其人曰凡竊人之物見罵則必面赤而慙心驚而熱有類乎病渴者請探手試吾心與面果有一於是耶予此曲雖若酒後耳熱實則瓜竊而心涼也寓言寄意聽者幸未諸言意之表奚必俱實事哉嗣後專志經術詩

文尚爾不為況詞曲又詩文之餘耶

南北揀科詞序

予少時綜理文翰之餘頗究心金元詞曲凡中原燕山瓊林務頭四韻書太和正音詞話錄鬼十譜格漁隱太平陽春白雪詩酒餘音二十四散套張久可馬致遠喬夢符查德卿等八百三十二名家芙蓉箋題多月倩女等十七百五十餘雜劇靡不辨其品類識其當行音調合否字面生熟舉目如辨素蒼開口如數一二甚至歌者緣

序文六之二

一發聲則按而止之曰開端有誤不必歌竟矣坐客無不屈伏時或強綴一篇雖中板拍殊無定聲以此鈎致虛名然非有神解頓悟之妙好之焉而久是以知之真而作之不差耳繼叨竊科第廁名郎曹徵逐流塵兢兢了公務之不暇于是棄置不為今十年所矣及歸林下漸山屠太史遙以素冊索書歌詞豈過聽曲采長謂充在之間或可寓鍾律耶披翻架閣得舊作南北揀科數闕用以塞其請且求教益覽者若嚴以

曲部目以大方則非予之敢知也

詩禪前序

詩禪何所於始乎其當中古之時乎人心稍變直道難行有托興有侘詩有諷諫有寓言有隱語有度詞俗謂之謎而士夫謂之詩禪如禪教深遠必由猜悟不可直指徑陳徑直則非禪矣故脫殼離形棄宗滅祖者其上乘也粘皮帶骨衝宗犯祖者則聲聞辟支果也賦有大天子虛詩有桔槔何在及黃絹幼婦之說則固其流也

序文六之三

宋元以來通都大市每於元夕盛張鼓樂羅列華筵燈火輝不夜之城壺觴瀉如澠之酒例用主謎一人出片紙書謎其上數人傳播里巷無長少喧聚相猜中則與紙請入坐上座賀以酒雖窮鄉僻邑亦然但燈筵遙滅耳然又謂之猜燈亦猶禪家傳燈一切佛與法俱由一燈傳演之而已格有照影捲簾跳澗三翻獨脚上四下三上三下四壽星頭金剛脫靴之類每出一謎先告以其格并幾字傷或常言或書語或故事

人名物象之殊使猜者有據可觸類而通之近世亦有集成書者如謎鏡謎甕黑漆補錦簾箕包羅天地山陰羽客夜雨敲燈及杭志齊東野語之所附載間有入格者然粘帶衝犯之病或不能免視吾詩禪如叛道者當變野狐而走矣詩禪亦非予之獨能摠括古今續以拙作更以鄙意遠之千里近之則在跬步遠而近近而又未嘗不遠衆妙惟一竅一字可三書乃其真詮與訣也知此者可與參禪可與為詩禪其於他人詩禪亦可億則屢中雖不中不遠矣

序文六之四

詩禪後序

嗚呼是詩禪也頓悟於楊修而修非造端間發於伍舉而舉遂引蔓取容於東方朔而朔實濫觴鮑照張久可及我朝楊景言陳大聲皆千枝一本千流一源者也其他作者有得有失得者多市廛俗子田野村夫而書生名儒顧失之於文而不得其意譬之拜佛誦經者無得於禪而毀師罵祖乃有深達禪機者矣予是集蓋不

詩之詩不禪之禪也具正法眼者當自得之

詩禪又序

乙卯元夜衆客因觀燈過中麓子宅問曰君胡不張華燈而出奇謎應佳節而為樂事耶往歲城內外燈如晝而謎如市遊人喧闐呼噪放烟花而歌落梅今已減少而君亦如之耶中麓應之曰吾章近省虛負富庶之名賦重差繁民貧勢促寧苦死不肯推避古言直木先伐近火先焦章蓋直而伐近而焦者也如是不已燈與謎

序文六之五

日後恐至寂寥不但減少而已吾方同民之憂顧忍獨享其樂耶衆因請觀舊所為燈謎中麓子遂出是編示之增新慨而感舊事共謀刻之印傳之餘司牧者見之或有以寬恤吾民也盧玉川所謂到頭還得蘇息否於是編不無厚望焉

市井艷詞序

憂而詞哀樂而詞褻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尚山坡半嘉靖初尚鎖南枝一則商調一則越調

商傷也越悅也時可考見矣二詞譁於市井雖兒女子初學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艷褻狎不堪入耳其聲則然矣語意則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與之情雖君臣友朋亦多有託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風出謠口真詩只在民間三百篇太半采風者歸奏予謂今古同情者此也嘗有一狂客晚予傲其體以極一時譁笑隨命筆并改竄傳歌未當者積成一百以三不應絃令小僕合唱市井聞之響應真一未斷俗

序文六之六

緣也久而僕有去者有忘者予亦厭而忘之矣客有老更狂者堅請目其曲聆其音不得已群僕人於一堂各述所記憶者總十之二三耳晉川栗子又魯索去數十未知與此同否復命筆補完前數孔子嘗欲放鄭聲今之二詞可放奚但鄭聲而已雖然放鄭聲非放鄭詩也是詞可資一時譁笑而京韵東韵西路等韵則放之不可不亟以雅易淫是所望於今之典樂者

市井艷詞後序

山坡羊有二一北一南鎖南枝亦有二有南無北一北一南者北簡而南繁歌聲繁簡亦隨之然而相類有南無北者一則句短而碎一則長短夾雜而歌聲巽然不同二詞之大致如此世之作者及歌者果能昭合乎不也所以詞不易作亦不易歌在童習創聞者且如然矣而況長章險韻高不結低不噓者乎但二詞頗壞人心無之則無以考見俗尚所謂懲創人之逸志正有須乎此耳詞出識者必訝其愈趨愈下或者又以爲愈出愈奇予從而斷之曰不過愈老愈放云

市井艷詞又序

詞出一時狂興聊以應客侑觴不意邑人有錄之者有欲刊之者又有欲焚之者錄者播惡於人刊者加災於木二者已矣焚之者其愛我耶其先有得乎我心耶然錄者百人而有九十人焉刊者多半焚者無幾占三人而從二人寡不敵衆將必有錄而刊之者付之無心而已嗚呼

嗜癡之癖逐臭之夫不惟古有之居今亦有然者矣李崆峒又謂陽春雄於寡和白紵侈於衆歌以予觀之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市井艷詞又序

學詩者初則恐其不古久則恐其不淡學文者初則恐其不奇久則恐其不平學書學詞者初則恐其不勁不文久則恐其不軟不俗唐荆川之於詩王南江之於文方兩江之於書予之於詞其事異而理同致百而慮一者乎荆川始登

序文六之七

序文六之八

仕籍究心漢魏繼則四子二張後酷愛劉隨州而晚唐亦多取焉南江文非漢不目其在留都寄聲云韓文乃爾佳予猶笑其拘乎爾直至喜蘇學乃進昨得閩中書僕之於文出入乎曾王之間蘇氏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失之放蓋已喜而又過之矣兩江近寄字數紙渾融無亢硬之病聞因朱射陂字軟爲難之說有以激成之耳予詞散見者勿論已行世者辛卯春有贈對山秋有卧病江皋甲辰有南呂小令登壇及寶

劍記脫稿於丁未夏皆俗以漸加而文隨俗遠至於市井艷詞鄙俚甚矣而予安之遠近傳之米南宮嘗謂東坡世皆以某為狂請質之東坡笑曰吾從衆予之狂於詞其亦從衆者歟然孟渭泉詩首陳後岡而荆川貳焉要之薛西原高蘇門徐昌穀均不可少者常樓居吳皖山雖云小才亦可附五子後若論精當雄渾無如皇甫少玄百泉兩兄弟近多稱孔文谷喬三石不亞栗紫團惜予林居不多見其作崔後渠自謂文

序文六之九

無閒語同己者惟蘇門李愚谷亦謂同者惟熊南沙短崛精細其長也宏博則推趙浚谷南江平正通達尤為善鳴之士書以蘇雪簑為冠能大小能剛柔而方書則人人易識陸儼山文衡山楊升菴王子新許龍石程青石張雲谷羅念菴呂江峯曹晴峯張蒙溪海嶽馬竹湖叔姪俱可稱名筆豐南禺集帖序似過刻然實自况也馬溪田之隸林翔之之篆此外予未之及見矣但荆川不獨長於詩南江不獨長於文餘數

子亦非偏長可目者予獨無他長長於詞歲久愈長於俗遠交王溪陂近交袁西野足以資而忘世樂而忘老三日不編詞則心煩不聞樂則耳聾不觀舞則目瞽此康對山之託言而予之實事也况樂以詞合舞與詞偕詞非予之獨長乃予之獨幸耳艷詞已有兩跋意猶不足復侈言之以見一時人文之盛而予無他長亦得廁名會與之遊更為獨幸中之大幸云

盡品序

序文六之十

物無巨細各具妙理是皆出乎玄化之自然而非由矯揉造作焉者萬物之多一物一理耳惟夫繪事以一物而萬理具焉非筆端有造化而胸中備萬物者莫之擅場名家也 國朝名畫比之宋元極少賞識立論者亦難其人豈非理妙義殊未可以一言蔽之耶予於斯藝究心致力為日已久非敢謂充然有得也常山葉子則云流觀當代未見上於予者且請撰次品格為藝林補缺焉於是乃作画品五篇其一篇論諸

家梗槩二篇設六要括諸家所長分四病指摘所短三篇搜羅尺寸之長俾令無遺四篇類次其尤有鴈行無甚高下渾為一途可也五篇述各家所從來之原此據其所見者如此其間遺逸者何日有之亦不多矣

畫品後序

畫品論人皆已逝者見在世如常山文衡山衡山子嘉張平山張貴所謝擢仙沈青門王仲山楊戊生陶仰山劉後庄呂思石鄒亭山郭

序文卷之二

天錫李本仁范行甫陳莫之胡守寧未敢輕議以蓋棺始定畫猶文學隨時消長然有太牢高年雖消長相去不遠獨守寧久死失議及就而較之常山其傑然者可仰觀文進下視時流所作武當圖能盡其勢模小仙大筆山水人物可以逼真衡山能小而不能大精巧本之趙松雪平山猶惡人物如印板萬十一筆實所儘有筆仗可惜生疎擢仙時畫中之高者青門時畫中之嫩者仲山水墨畫中之微而意味者戊生初

學衡山今不知何如仰山後庄思石亭山各負時名是皆魯衛之政後庄草蟲為優以勤苦得之隨水草尋蟲觀其形像書摺中所藏死蟲無算天錫既無此工所以遠出其下李范及陳以未見其畫難評總之乃區區一人有限之見豈敢為一定不易之論哉大抵畫分兩家有收藏家有賞鑒家有財力能多致者收藏家也善旌別知源委者賞鑒家也兩家勢不能兼王林屋洪西溪可稱收藏許默齋山西縣宰忘其名可稱賞鑒崔岱屏李蒲汀似收藏而非收藏似賞鑒而非賞鑒毛南寧田柅山既非收藏又非賞鑒予嘗戲之曰二君人品極高而畫品最下二君笑曰子存心雖公而持論過刻予復笑而大言曰據予所棄者容有佳畫而所取者更無劣畫矣渺予小子收藏賞鑒兩有媿顏持過刻之論而欲取信於人其亦難矣不惟不信且有忌其恃才詬其狂妄者矣文進畫筆宋之入院高乎或不能及自元迄今俱非其比 宣廟喜繪

序文卷之十二

事一時待詔如謝迂詢倪端石銳李在等則又
文進之僕隸輿臺耳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以
得意者為首乃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
於江邊畫家惟紅色最難著進獨得古法迂詢
從旁奏云畫雖好但恨鄙野 宣廟詰之乃曰
大紅是朝官品服釣魚人安得有此遂揮其餘
幅不經 御覽進寓京大寤門前冷落每向諸
畫士乞米充口而迂詢則時所崇尚曾為閣臣
作大畫倩進代筆偶高文毅穀苗文康袁陳少

序文六之三

保循張尚書瑛同往其家見之怒曰原命爾為
之何乃轉托非其人耶進遂辭歸後復召潛寺
中不赴嫁女無貲以畫求濟無應之者身後名
愈重而畫愈貴全堂非百金不可得有令其子
歲畫買羅門錢者其子失誤其父責之進為之
畫兩紙以緩其責終是難用寘之佛閣後亦育
持重價易之者進嘗自嘆曰吾胸中頗有許多
事業爭奈世無識者不能發揚予論不能拘於
今之人敢望求知於今之人哉公論久而後定

進不待久不識即有知予者乎抑或有罪予未
久而知之者乎自信之篤知與不知定與不定
有不暇計也

畫品又序

胡胡山村寓與中麓子隱居密邇嘗過而觀所
著畫品以為 國朝善畫者雖責備不少假借
有片長亦不棄遺但不詳其鄉貫字號及仕否
行業茫然不知為何處人亦不知為何如人予
意以為主於論畫而不暇於論人如春秋之法
不繫乎大夫者終始人之而弗詳因執書遂名
扣之予遂名應之胡山遂筆之於冊止有數人
未真者以待查補據此不惟知畫且從而知人矣
戴進字文進號靜菴錢塘人不但工畫制行亦
復高潔吳偉字士英號小仙江夏人以 欽取授
錦衣百戶性豪放輕利重義在富貴室如受束
縛得脫則狂走長呼內臣雖持重貨求畫不得
其片張半幅陶成字孟學號雲湖寶應人領應
天鄉薦性資脫洒不惟善畫篆隸尤工杜重字

序文六之四

懼男號檉居丹徒人博雅精敏詩文字書久擅時名呂紀字廷振四明人錦衣指揮德性端謹夏景字仲昭東吳人累官太常寺卿書畫詩文皆佳求者踵至能一一應之可見其人周臣字舜臣號東村東吳人詩亦有思致蔣子成江東人唐寅字伯虎東吳人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以會試事誅累終其身李在字以政莆田人以畫士 欽取沈周字啓南號石田蘇州人文學該洽詩律清新作字亦古拙可取林良字以善

序文六之五

廣東人錦衣指揮聲名初在呂紀之上凡紀作作多假書良名後則不然矣王田字舜耕單縣人以知縣致政善誣諧信口為詞聳人聽聞謝廷詢或又以為廷循永嘉人清慎有文丁玉川江右人商喜字惟吉汪質字孟文號海雲金陵人鍾欽禮號南越山人王世昌號歷山濟南人與吳偉同時被徵葉伸葉正名葉澄字元靜號常山世居京師原東吳人文璧字徵明因以字徵聘遂定為名更字徵仲號衡山蘇州人詩寫

俱妙小楷尤勝少年即不受賻父千金士林重之官翰林待詔夏芷字廷芳錢塘人陳憲章號如隱會稽人石銳字以明錢塘人張翬太倉人史廷直號癡翁江東人性不受羈赤脚騎牛著道衣腰繫黃條劉俊字廷偉表璘字廷器張祿號平山古汴人張合字懋觀號貴所永昌人舉進士以吏部員外郎出歷藩叅謝時臣字子忠號樗山蘇州人沈仕號青門杭州人性好遊覽詩寫精絕高出畫筆之上鄒亭山蘇州人郭錫字

序文六之六

天賜樂安人楊戊生陶仰山劉後庄呂思石紀之曾孫李本仁范行甫陳莫之皆浙人書畢又扣目今誰為第一曰惟元靜裝表誰為第一曰惟有王辰字子龍者他非所知也胡山子乃大駭曰日用緊要書他人尚不能記乃於一藝亦能悉舉其實若是醫家言人之魂魄俱好者方能善解而久記中麓魂魄其獨優者歟嗚呼予惡政當哉聊述一時問答之言附諸畫品之後云

中麓拙對序

屬對在文事中為末技然童而習之至白首有不能得其肯綮者此與詩聯異別只宜嚴而切簡而明雖若出自信口字句渾然天成無雕琢之跡有金石之聲是則可傳傳而可遠不當以末技目之矣近世士夫家或新歲或創起亭臺樓館門楹之間頗尚對語惜予聞見不廣間有可傳可遠者不過數聯耳 趙王春帖云小心經事久老眼閱人多陸儼山以學士陞祭酒云

序文六之七

步王登金十八人中唐學士升堂入室三千門下魯諸生李崆峒題河南藩司云依河洛而拱嵩行人物鍾山川之秀枕嶠函而負伊闕風氣當天地之中顧未齋書道觀云道院闡玄風看八百班行聯玉笋宗門興景運願三千世界湧金蓮駱龍仙在南海作縣南斗以南觀北斗後天之後見先天陸少石提學山東牢落傳經教及三千未化蹉跎學道年今四十無聞王鳳泉左遷濱州天下椎圖惟海岱古來循吏有龔黃

蘇雪蓑野老洛丹澗底引來龍窟水山僧煮雪松梢帶得鶴巢雲予鄉前輩作蹴鞠對云半空簸弄團圓月一氣包藏渾沌天是皆與鄙意合者舉此以例其餘云予自罷太常歸舊里稍稍廣田園葺廬舍傍水依山足以樂而忘老遍設對扁以見志林泉花鳥耕稼之外無他辭遊客往往見取錄之而去但得此遺彼因總成小集以應客而弁述其由如此嗚呼生當 盛世仕則步止容與安享祿位處則田而食屋而居支願而卧鼓腹而嬉得以為太平之民山澤之塵敢忘所自耶詩云無德不報况大德同玄造者乎凡我臣民其何以為報也

中麓拙對後序

士君子通籍金閨垂紳玉闕凡有詩作多倣唐賢或應製或早朝金玉宮殿色象之詞無不隳括成章及至遺榮物外投老丘中驟爾不能為隱逸之音已而讀陶孟有得所言始與遇合予之於對亦若詩然初猶蹇澁以出京無幾尚循

故步久之與世相忘吐辭稍順隱逸對語積百成千分為二卷名以中麓山人拙對巧非不欲才力限之也詩有長篇意猶不盡對則取足於兩言之間亦云難矣夫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同一鴈也噉噉而春啖啖而秋予惟隨所遇而鳴其盛耳敢以對而擬詩哉

山東鹽運司志序

先也筮仕嘗備員戶曹于時梁儉菴為尚書精于吏事不以先為新任委修條例自念豈但條

序文六之十九

例當修哉而會計錄尤其關要者條例完日當更為此錄功未半而改官乃以屬之黃郎中華黃陞之以屬之毛員外驟遷轉不常迄無成功繼為尚書者屢欲修之以承委難其人輒復中止張龍湖大學士素熟於世務者主考會試嘗以進會計錄為擬題二事均之不可一日無焉者也予稿雖草創而於鹽法獨加詳焉以鹽雖戶曹之一事而實戶曹之重事也括其大綱為十有二時開中以清本源禁私販以通官鹽便

協支以寬法令公權衡以杜奸欺寬法網以救商命禁奸貪以杜僥倖革夾帶以正國體比事例以補商本通官鹽以銷引目疏壅滯以便商情興廢絕以清宿弊比事例以蘇商困而節目各分隸焉大較首准次浙長蘆又次之山東又次之山東固云不逮他方然馮奏貢青州則鹽之始也古未有官鬻官難者齊用管仲之筴則鹽法之始也鹽與法俱自山東始而志可獨無之乎山採海煎雪凝玉屑民之大命係之軍之

序文六之二十

命脉賴之歷漢唐宋沿襲不改至我朝而尤重焉飛輓之法行而三十鍾致一石者無有矣非良法善政亘古今而不可廢者乎淮浙長蘆俱有志而山東獨無之其為缺典亦猶之條例與會計錄也巡察賓湖曹公慨然興懷以為此而不志前何以考後何以守遂囑運同王寄山專任其事而輔之以運判周洛川廣詢博訪極力苦心刪繁揭要一準之於馬遷史記核實切用不亞夫杜佑通典千百年利害之源千百里

興販之地如指諸掌上而燦在目前覽之終篇始知凡例所云無一字之虛繆而有三長之蕪該也運使王湛江雖優任在後實趣其成同寅皆守嚴行潔才敏慮周又重之以賓湖之揀使所以能集事如此賓湖風清巡地望重臺端代賓湖者為川谷馬公巡按則隻渠毛公各有不避權豪之譽震肅內外之風撫臺安峰劉公拊撫安靜能達在下之情而得大臣之體是皆有聞吏治有補鹽政者也天下之撫按者俱如是

序文六之三

為則天下其平矣志成之次日運司諸君走伴致書託予為之序予嘗以吏事之精慕儉菴世務之熟慕龍湖既為林下廢人不敢復談天下事久矣而可為鹽志作序文哉然諸君之意不敢固違又喜志與予所草創條例綱目大同小異謹勉而為之雖然志誠備矣然尚有一二事可參考者不容不言及之耳成化初年信陽等七場鹽課盡數折納布絹銀兩逐年十月終解部後各通開於邊以致引目壅積商本虧折先

年開中一商止許一運司引鹽以後格派止於淮浙相兼故得以嚴截買截賣之法後亦以各邊開中山東引鹽無願者遂有南北搭派之例道里兩隔奔走日不暇給且有三五年沒官之限若許令弟男人等赴告運司填名文簿亦通商之一長筭也管糧馬正郎曾將山東長蘆隆其價無商報買雜鹽搭派淮浙鹽內只得重價納出減價分撥與他商及至引多積滯不行雖減價十分之九亦無人承用積算損折盡歸兩

序文六之三

淮且畏新例勘合到遲違限者革沒三分之一叫名未到者逐名罰穀千引上下各有年限或疾病或父母物故或資本借貸不敷分撥捐勘先赴淮浙急迴山東違限受罰矣又聞長蘆山東一包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為正引長蘆完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斤為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七分該銀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各照舊

開邊報中長蘆山東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情願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鹽在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雜買各兵糧草以備支用又有一破格之法他引暫閉只行長蘆山東者一倍而獲十倍之利事體重大必須題請或以為迂遠亦不可知鹽法有一言可以蔽之者寬商而已或者又以為為利國之言者公也為利商之言者嫌也嫌不當避耶嗚呼商猶農也不奪農利可使田也不奪商利可使鹽也奪其農利彼不利我田我田其自治耶奪其商利彼不利我鹽我鹽其自食耶是故利農者自利也利商者亦自利也在邊陳陳相因在部源源而來國之利莫大焉納銀于衣冠之部惟恐不足缺粮於矢石之邊不求有餘當道者縱不為商人惜獨不為飛輓之良法善政惜耶序終漫述於此見豹一斑盡蛇漆足諸君試請之賓湖鄙言亦有可採而附諸鹽志之後者手

詠雪詩序

序文卷之三

詩有難題有俗題雪題甚雅而亦甚難不惟難於今而古亦難之作不惟鮮於今而古亦鮮焉惟其題難作鮮而佳詩因是不多得簡文帝唐太宗帝王不當以聲律較論實則高古不可及庾肩吾吳均何遜徐陵張正見六朝詩人各一兩首殊不逮其他作唐則李嶠司空曙張九齡孟浩然杜荀鶴劉長卿祖詠戴叔倫楊巨源賈島鄭谷亦人各一首二首則白居易許渾駱賓王錢起李商隱三則常應物溫庭筠四則韓退之李杜亦止數首其不逮他作與六朝人俱一焉而已然當以長安雪後并紫微晴雪為冠我朝自詩道盛後論之何大復李崆峒遵尚李杜辭雄調古有功於詩不小然俊逸粗豪無沉着冲淡意味識者謂一失之方一失之亢其雪詩如天門望雪梁園春深等作正坐方亢之病唐之二作惟唐荆川禁中二作為能近之其和蘇十首見者率不愜意孟有涯儘可但結句上林篇非雪事次則薛西原陳後岡高蘇門

序文卷之五

王夢澤徐昌穀孟渭泉屠竹壚吳皖山謝四溟
多者亦不過三四首雖是唐聲其不逮他作亦
猶之手唐及六朝也下此者不待論矣客歲丙
辰自迎長以後迎陽以前連雪不已予因喜而
為詩歷日不久得詩六十三首既又春雪十六
首共詩八十九首似云多矣然詩貴工而不貴
多予惟勉強粧綴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也題
難而又古今人之所鮮者宜其遠不逮他作而
他作素非所長拙之俱不能工韓子有言懽欣

序文六之五

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雪詩皆喜辭也殆又
為三難矣犯三難而求工辭雖才力之高者猶
或不能況予又綿力中才奈何以嘉祥樂事而
為強顏苦語也嘗就正於脉泉李公公乃過許
以為篇什富麗如開武庫而出甲兵色色醒目
何中麓胸中蘊括如許雪景耶可謂前無古人
矣脉泉蓋通家愛厚善善長而惡惡短者也予
惡敢當哉予惡敢當哉如正以來翰林有賞雪
故事刊布詩冊韓輿載撰次四時節令風雨霜

雪取名歲華紀麗予乃林下散人不敢竊比翰
林盛賞而於今雪詠之獨詳願步紀麗之後塵
云

詠雪詩後序

蘇東坡昔守汝陰雪中會飲聚星堂與衆客賦
雪詩倣效歐文忠公禁體不以鹽玉鶴鷺等物
為比不使皓白鮮素等字落句詩意興活潑拘
拘謏謏意興掃地盡矣古人倡鬲尚不用原韻
況若是乎其嚴耶不人言而學鸚鵡不華語而

序文六之六

學羅剎國世固有厭常喜新者在歐蘇高才則
可耳予之詠雪不限乎此尚且格卑詞劣意背
字重限則又不知當何如矣詩有別才以朽腐
為神化因淺近而出新奇心雖知而慕之不但
力有不足亦且年有不及日課一詩不如日閒
一時日閒一時不如日玩一卦日玩一卦又不
如無所操存而長虛靈其心嗣今不特雪詩閑
筆一切勞心無益事俱有所懲戒不復為之矣
加我數年當持此以為印可未知果能不畔其

言否

田間四時行樂詩序

中麓子素不能詩詩不能多客有携梅花百詠過予山堂相戲者予亦可為此乎予曰詩不難於百而難於一韻韻不難於一而難於如唐七言律則其尤難者一兩首即可名世百而不佳雖多亦奚以為嚴滄浪以崔顥黃鶴樓詩為唐人第一何大復薛西原以沈佺期盧家少婦為第一或舉似揚升菴升菴定之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客且退待三日後復會於此將為詩一韻首中必半唐人一能之已百之當時過於自信比詩成客至慚不敢出雖梅花百詠不及而況於唐乎客乃索之甚力稱之太高袖之踴躍而去遺梅花詩於山堂不復取

田間四時行樂詩後序

古來詩人有唱酬無疊和其風始盛於唐之元和間至宋則炫奇鬪博而坡門尤盛然多亦不

過八九和耳積而至百雖為古人之所不屑而亦古人之所甚難今人勿論矣予是詩注脚字死而實獨一青字雖虛然亦非圓活者所以難於次押句意因而或失照應才限之韻拘之也聊以適一時之興非敢有奇博之心客有愛而刻之者知之晚不及停其工印冊殆遍布邑中矣乃遺之以書願焚其刻而滅其跡客言工不足惜詩能一韻百詠雖古人亦難之者至於棄而不傳為可惜耳焚而滅之事不由君矣嗚呼予觀經籍考及崇文書目所載詩集至少者人各不下數卷今存於世者能有幾何以予百詠詩較之奚啻鄧林一木丸牛一毛哉存亡無是深惜祗恐見是刻者以予有好名之累乃遂與客往復之言以為後序而特著前書云

賀馬南冶七十三壽序

富壽康寧而身無愁苦短折世之人孰不欲之然富壽康寧者少而愁苦短折者不可勝計其端有三焉一係之天一係之上二係之已夫松崖